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受業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十四歲

正月初七日

諭曰前諭阿桂彰寶囘就傅恆行程會商善後諸事此時自已議定阿桂等諒復至永昌辦理撤兵事宜計傅恆奉到此旨當已過雲南省城阿桂等亦不必復勞往返傅恆可即就所見酌量籌畫札致阿桂彰寶令其就該

處所有黔兵若干應留某處若干迅速分協派撥卽行
奏聞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十一日

諭曰緬匪前次籲請解圍實不知我兵聲勢幾路進師故懼而請命及許其撤兵以後必窺見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勢遂將奉表一事置爲緩圖或并且悔其前說則沿邊一事斷不可不豫爲防備但滇省綠營兵實在恇怯不堪卽哈國興力爲整頓亦須數年後方可冀其改觀此時必不能適用著阿桂彰寶卽遵前諭選派貴州兵丁二千名於永昌及沿邊要隘處所與滇兵分配駐守

庶乎得濟若緬酋已奉表納款果屬誠心卽可奏聞許
令通商卽滇兵亦毋庸留駐阿桂彰寶惟當隨時妥協
經畫副朕諄切籌諭之意并諭令傅恆知之
二十日
公奏言此番大軍圍攻緬子屢從棚內哀求且差
大頭目來懇罷兵似無詭飾撤圍後整旅入關緬
子遣頭目請安見大軍營壘森嚴神情畏懼無由
窺見我兵不得不退之勢該頭目曾向哈國興等
言
天朝在阿瓦之人分居遠近不等回後傳齊及查例備貢

必需時日臣等撤兵時仍選將弁帶貴州及昭通兵分駐關隘計共健旅三千以待來使肅觀瞻而壯形勢足資邊防奏入報

聞

二月初二日

諭曰鑲紅旗漢軍都統事務著阿桂兼理阿桂未到之前仍著曹瑞署理

三月初六日

諭曰前以緬酋奉表納貢遲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而內地之尚足扼其肯綮者惟貿易一節業經明切傳諭彰

寶令於沿邊一帶實力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
至緬酋所請遣人進表一節迄今三月餘杳無信息倘
竟置之不問非威懾外夷之道或恐轉爲所輕且奉表
納貢尙可聽其自至毋庸督促至所云送還羈留內地
人民則不便聽其不遵教約因令軍機大臣代阿桂彰
寶擬寫檄諭緬酋文稿伊等接到後卽速選派明曉緬
文之人譯爲緬字並連漢字發往其作何寄發之處著
阿桂彰寶妥酌辦理自應選派妥幹都守一員隨帶二
三十人齎檄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諾爾塔等令其卽
行轉遞阿桂視其如何稟覆卽速據實奏聞阿桂奉到

此旨時如已離滇省卽毋庸復往永昌可暫駐雲南省城與彰寶札商妥辦且阿桂回京本無甚應辦要事卽在滇候緬酋信息再行起程亦無不可若此旨到時緬酋所遣之人已至邊內或將抵關門得有實信卽可毋庸寄去阿桂亦卽可回京設貢表雖至而內地被留之人尙未送還則又當另爲檄諭并不可尤其遽通貿易卽應奏聞候旨遵行

十五日

公奏言據木邦土司線甕團蠻暮土司瑞團等稟稱已與緬夷爲讎回本處恐被殘害懇求安置內

地擬於沿邊附近之永昌蒙化大理一帶擇地安插諒其家口多寡建屋給田查大理府屬並蒙化地方有舊存馬廠官庄田可以撥給其搬移家口畧給路費於軍需內報銷再猛密司所屬孟連土目線官猛於三十三年投誠任隴川之戶南山地土荒蕪生計維艱應一併賞賚安插又戛鳩投誠之土目賀丙係瑞團所屬現已飭傳俟其來日一體安插奏入從之

四月初三日

諭日昨以緬酋奉表投誠一事為時已久並無信息即疑

匪酋始而懼我兵威懇請解圍及我軍退撤時彼或窺見端倪且渾覺既回該處斷無不將我軍中底裏告知彼必悔其前此輸誠之說節經諭令阿桂彰寶等留心整備邊防阿桂彰寶既見彼降表遲久不至即應早為籌及向彼飭催乃必俟朕於萬里之外燭照遠及代為草檄而郵程馳遞遂已後期機宜甚為可惜且諸爾塔以蠻陬頭目尚知作書向我索取降人阿桂彰寶身為國家大臣不能早計及此所見竟出諸爾塔之下寧不知愧將此詳切諭令知之

十三日

公又偕彰寶奏言臣等奉到
諭旨飭檄文卽遵
旨譯寫交明白妥幹之奇兵營都司蘇爾相飭明曉通事
段彩霞撥熟路健兵二十名於三月二十九日齎
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速取回信俟回稟一到卽
星飛奏聞至沿邊關隘已嚴飭守口鎭將督兵加
意巡防另派將備於凡通夷路口逐一嚴查不使
商貨絲毫透漏飭隻身行旅人亦加嚴緝奏入
公偕彰寶奏言四月間東洋紮緬子至關欲以魚
馱易米情形似屬糧少蘇爾相尙未回關逾限不

至卽當檄詢現飭各關隘嚴查倘無偷越奏入報

聞

諭曰前以緬酋貢表稽遲未至情僞殊未可信因命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稿督促送還被留內地之人使彼知在滇辦事大臣識見遠到庶幾稍有忌憚或於事有益詎意前旨未到而諾爾塔來文竟有請還木邦等三土司之語是朕雖燭見幾先而到滇傳檄轉落緬文之後本欲先發制人變而爲應答後著前檄斷不能得力深惜籌度之不早而阿桂彰寶身任國事漠然不知動念竟未預籌及此其智實出諾爾塔之下寧不知

愧業經嚴切飭諭今據阿桂彰寶覆奏奉到檄稿一摺僅稱派員齎送事宜而於彼此文檄往來孰先孰後有濟無濟全無一語計及似此循分奉行誰則不能阿桂彰寶平日尚非全不曉事者何遽憒憒若此殊不可解至諾爾塔來文彰寶前奏未嘗不知其荒誕可惡而現在作何飭覆以絕彼妄念且前檄已經譯發此次檄文又當如何措詞得體均未奏及不知伊等所辦何事可見伊等惟思遷就完局苟幸無事而於國體邊情漫不經意尚得謂之具有人心乎至阿桂另摺奏稱准彰寶札緬子投遞文書求放還土司查上年緬子乞降時哈

國與同領隊各員在彼申明約束並未有給還之說必係緬夷見近日關隘防範嚴密心懷疑懼不知內地作何辦理故爲此含混無根之語探聽嘗試等語尤爲無識此明係緬夷窺見我撤兵時力不能支並聞渾覺告知軍中虛實遂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且見彼已遷延四月餘而內地無片言詰責深料我在滇大臣之無能心存輕忽故敢於侮玩若此乃阿桂等全然不知憤怒轉以賊情疑懼爲解阿桂等種種不合均著傳旨申飭仍將緬夷近日情形及伊等如何辦理之處即行詳悉覆

奏

二十七日

諭曰阿桂在滇邊境事宜本其專責即以軍機大臣而論亦分當與聞況伊現帶副將軍印更屬無可推諉設或緬匪有滋擾邊境之事應就近調兵者尚當與彰寶同辦乃竟以有關邊夷要務視為彰寶獨肩之事不復過問並不發一奏函殊非朕留彼在滇協籌妥辦之意豈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為畢事回京可乎阿桂大不是著傳旨申飭

二十八日

諭曰緬匪種種狡詐甚為可惡跡其索取土司一節已露

不復畏懼內地情形此等事件阿桂現留駐滇省理應時刻留心今彰寶既將檄文稿札商阿桂阿桂自當協同妥酌不應僅以柔輭言詞率為諭覆且應籌及緬匪敢向內地索人其狂悖端倪已露當思所以預防之道詳悉奏聞即彰寶所詢哈國興之語是否伊去歲在彼目擊情形亦當據實具奏乃竟置若罔聞既不會銜又不專奏是誠何心豈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為畢事回京可乎

五月初七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奏都司蘇爾相齎送檄諭至老官屯該

處緬目諾爾塔堅畱該都司在彼駐歇五六日等阿瓦
回信等語僉將諾爾塔回字原稟譯出漢字呈覽所辦
殊未妥協伊等既派該都司前往老官屯齎交檄文卽
應將如何告諭諾爾塔之語預爲指示使蘇爾相不致
措詞失體任彼款畱方爲得要乃伊等計不及此僅將
檄文交給遞送遂爲了事已屬非是至諾爾塔所遞緬
字來稟自應一并進呈乃僅將譯出漢字進呈稱其詞
語恭順殊不可信必係阿桂彰寶因其蒲葉原書別有
肆慢之語故隱匿不敢上呈可見伊等意存粉飾惟圖
遷就完局率此以往則一切邊防事宜皆任意裝點及

將何所不至阿桂等尙得謂其有天良乎至阿桂原因邊務未竣留其同彰寶商辦何以竟不前往永昌就近面籌乃安坐省城惟恃文移往來商覆其意何居阿桂彰寶俱著明白回覆仍將緬字原稟呈覽

二十二日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阿桂與傅恆事同一體如因經畧有病勢難再留自應將軍中實在情形具奏候朕裁奪何至轉求撤兵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肺腸將前後情節明白宣示阿桂所行之事尙在情理之內乎

又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原出於不得已屢降諭旨甚明及去冬官兵攻圍老官屯因所經之地水土惡劣軍中多有病者勢不可以久留卽使攻破其砦亦難長驅深入因念我八旂勁旅不用之於戰陣而以嘗試毒癘之鄉於事體實爲不值且旣已收服猛拱猛養而新街一戰又已大挫其鋒足示懲創是以降旨撤兵彼時並不知緬匪有乞降之事亦不知經略大學士傅恒之在營染病也乃朕旨未到軍營而緬匪適自阿瓦遣人至老官屯同該頭目諾爾塔詣軍門懇請罷兵其意實因甫經挫衂怵我兵威於理自應聽許但傅恒身抱沉痾勢幾難

於自主而阿桂身任副將軍凡軍營要務經畧而下卽應身肩其責自當先送傅恒入關調理而阿桂留駐彼處整飭部伍或五日或十日漸次徐徐退兵庶緬匪不能窺見淺深妄生輕視耳乃阿桂一得緬匪投誠之信如獲更生卽將諸路攻圍之兵同時俱撤卽日匆忙而歸致緬匪知我兵利於速退得以料我虛實遂生慢易之心今日召見劉秉恬博清額詢以軍營諸事據稱上年攻圍老官屯時緬子差頭目懇求解圍僉請給與回字其時經畧傅恒病勢雖重尚總欲攻克賊砦盡力追勦不肯允其所請而副將軍阿桂以氣候惡劣人多疾病

勢難再進不如就緬子現在懇求允其撤兵給與回字
經畧總不以爲然阿桂又帶各領隊大臣提督總兵等
稱現在光景實以就勢撤兵爲是其事尤可駭異阿桂
與傅恆事同一體阿桂如因經畧有病勢難再留自應
將軍中實在情形詳晰具奏候朕裁奪何至轉率領隊
大臣等懇求傅恆撤兵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
肺腸朕非不欲息事寧人亦豈肯如無識者流爲苟安
姑息之見因將阿桂前後種種錯謬情節明白宣示

二十四日

諭曰朕授阿桂爲副將軍伊當感激深恩竭誠辦事傅恆

患病阿桂尤宜於一切事宜奮勉措置乃自赴雲南以來並未實心辦事撤兵時並不按其營隊緩緩行走惟期市惠於衆匆遽撤回甚屬非是實負朕恩所有阿桂之子三等侍衛阿迪斯藍翎侍衛阿彌達俱著革退

二十五日

公奏言防範九龍江一帶查會洱各營兵除分駐外存城祇一千餘名秋冬沿邊派駐力難充足應添兵一千名與邊外土練一千五百名給糧同駐相機堵勦奏入報

聞

閏五月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奏已赴永昌籌辦緬匪情形一摺所稱不敢以有名無實之說勞損官兵自圖塞責等語卽屬自相矛盾伊既知勞損官兵之無益則前奏明歲應如何大舉之處恭請指示遵辦非有名無實而何可見其非徒巧言支飾直是喪心病狂矣至稱自前次由永昌起身後沿途各鎭將及地方官一切邊事益無稟報阿桂以副將軍留滇辦理緬匪事宜其滇省尋常地方公務原可無用關白若有涉於軍務邊事自當隨時報知會同商辦豈可不令與聞彰寶身任總督邊防固其專責但

彼一人才識有限添一阿桂與之協力籌辦於彼甚屬有益且此事屢經傳諭文伊二人同辦功過共之伊二人卽同心竭力所籌畫尚恐未能悉協機宜若再存畛域之見彼此強生分別必致推諉貽誤彰寶惟任私意猜嫌全不以國事爲重是誠何心阿桂彰寶辦理種種未協節經降旨明白開導乃竟不可以誠感朕實爲之憤懣若此次勸諭再不知激發天良尚得謂之稍有人心乎將此傳諭知之

二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防禦永昌騰越以外賊匪請派綠營兵八

千但探聽接應諸事綠營員弁一時不能訓練三等侍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俱屬諳練請將此二人遣往再由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內曾經閱歷之東三省漢仗好之舊滿洲一併共挑百名或八十名派往等語緬匪敢於食言不肯納貢在彼之人未經送回又將內地遣往之人拘留特以彼處水土惡劣激我進兵譎詐已極斷無任其陸梁置而不辦之理然若冒昧進兵徒傷士卒轉致墮其術中惟宜不使賊匪休息以挫其銳氣近據伊等將賊匪拘留蘇爾相之事奏到時朕即洞鑒其情諭以不可墮賊之計急遽進兵但宜各關設兵防

守俟秋令瘴消乘其無備前往掩襲盡力勦殺朕因綠旂官員無用是以遣鄂寧等前往今阿桂請將侍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遣往現交軍機大臣等由侍衛官員內將其曾在軍前閱歷漢仗好者揀選三十員陸續遣往烏什哈達拉布棟阿即入於此數中此外海蘭察諳練軍營情形將伊遣往更可得力但海蘭察至京不久此際尚無進勦之事令伊再住數月於七月初旬起程再阿桂稱彼處侍衛官員內有甚不得力者徒留在彼何用應遣回者即行遣回

又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因出於不得已去歲進兵太早由戛
鳩紆路行走人馬受傷於事無濟阿桂在彼年餘地勢
事機自無不知傅恆甫經到彼未能深悉伊應勸阻如
傅恆不從即行參奏乃並不披陳所見又不據情具奏
但以為有傅恆在彼一味推諉非有意貽誤國事乎即
以阿桂一路之兵而言伊在蠻暮時蘇明爍前來告稱
賊目諾爾塔賚夜令伊入壘復乘夜遣出彼時緬匪尚
未有備阿桂誠能率師掩襲自可攻克老官屯乃遲疑
不進致失事機其後守禦既嚴水土又甚惡劣徒致弁
兵受傷朕洞鑒其情是以諭令撤兵此旨未到之前賊

匪被官兵痛剿又復急攻其壘軍威大震當撤兵之際阿桂若揚威振旅使緬匪震慴伊又何敢於乞降之後旋即食言一至於此若謂傅恒有病不便在彼久住宜先將傅恒送回伊統兵在彼多駐數日乃於此等處並不留心而與哈國興水乳相投希冀草草了事一似撤兵即得重生將軍大臣下至兵丁等並無隊伍紛紛而回緬匪始得知我虛實前據伊等將撤兵時二更起程兵丁被人戕殺一事奏到朕即降旨飭諭撤兵不比進兵應整旅緩退黉夜急行成何事體彼時傅恒患病諸事皆由阿桂辦理不溫迴於具奏時列傅恒之名而已豈

可誘過於傳恆乎朕今僉未治伊之罪僅將伊二子革去侍衞嗣後但宜遵旨加意奮勉若仍復如此心存草率貽誤國事應得何罪阿桂自知將此傳諭知之

六月初十日

諭曰現在緬匪敢於食言恣意陸梁特以內地之人不服彼處水土激我進兵賊計甚屬狡猾我若大舉進兵即墮其術徒傷士卒轉使賊匪得計此事斷不可行然若竟置之不辦任其猖獗亦無此理宜令賊匪不得休息相機往擊蹂躪其地海蘭察哈國興皆係閱歷之人亦悉賊匪情性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

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任長靑各帶兵千名策應遣往之時阿桂彰寶宜剴切曉諭伊等及官兵務宜竭力勦殺斷不可掠取附近猓夷人等塞責亦不可一味深入不能退出務期驚擾賊匪且可退出通盤計算黽勉從事再哈國興已授爲古州鎭總兵阿桂彰寶將伊調來之後古州總兵所屬地方緊要卽令貴州提督拜淩阿兼署嗣後總兵若奉調差務卽照此令提臣兼署

二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請派兵三千名分駐隴川遮放至冬間

派員帶領襲取猛密各兵俱令步行裹帶口糧仍派兵
二三千以爲後援等語因所言尚覺奮勉已諭令至期
派海蘭察哈國興爲前隊並令阿桂在後策應今思猛
密更在老官屯東南我兵前往該處必不能飛越老官
屯境地萬一賊人佯爲不知讓我兵入而於旱塔馬膊
子等處截我歸路不可不慮即有援兵在後亦祇能防
其最近一層而老官屯距猛密賊匪路路可通豈能盡
爲堵禦再我兵一經分駐賊人斷無不知若猛密須得
信息堅壁清野欲進則無所得退則賊乘我後是腹背
受敵爲兵行所最忌且今歲派選之兵不過就滇黔綠

營內短中抽長較去歲所派八旂索倫勁旅百不及一轉欲深入重地攻取堅城何所恃以無恐至我兵但令步行以省馬力固爲近理但軍行仗械及火藥鉛丸必需之物自係各兵隨身攜往豈能復有餘力裹糧而一兵所需兩三月之糧飽極爲撙節數亦不少今既不用馬匹又何法裹帶不知伊等曾否籌畫及此且賊匪反覆狡詐明欲激我用兵若我所辦局面愈大費用愈多賊人愈爲得計朕意原不過就冬間瘴退時派兵一二千攻其無備掠取村庄以挫賊勢我得操縱自如有利無害設如阿桂等所議派兵至五六千人已不免於勞

賛豈不轉墮賊人之術不知伊等如何畫策而貿貿然出於此但萬里之外諸事難以概爲懸揣或伊等實操必勝之算斷無意外之虞奮勉一往以伸國威豈不甚善現已傳諭阿桂等令將應如何籌辦之處詳晰囘奏

二十四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請於沿邊舊駐兵三千三百名外再添兵五千五百名派撥移駐備用經軍機大臣覆准僉議令該副將軍等約計應行需用時定期調起不必早爲派往昨阿桂等奏派兵往襲猛密一摺乃以斷不可行之事欲冒昧輕爲嘗試甚屬非是業經傳諭詳切嚴

飭所有前此奏請添派之兵竟可毋庸全調卽欲備冬
間邊外搜勦之用亦不須如許之多著阿桂等酌量必
需應用千餘名外餘概停其調撥以省紛繁糜費至應
行留駐永昌騰越及各關隘防守兵丁每年共需糧餉
若干從未見阿桂等奏及再明年尙需自京選派滿洲
兵二千名赴滇駐防伊等一年經費約需幾何亦當豫
爲覈計並當與滇省已經議裁之兵額糧餉詳爲比較
贏縮若何現在辦理緬匪一事未能卽竣不得不爲長
久計且駐兵旣多該處倉儲是否足敷支給抑或尙須
購運均須通盤籌畫使軍食常裕而市糴不昂方爲妥

善將此傳諭阿桂彰寶卽據實詳晰覆查遇便覆奏

七月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等將撲擊進兵時提兵四千餘名遣往及備辦一年需用米糧馬匹牲畜之處議奏進兵撲擊原應少派兵丁輕裝前往乘賊匪之無備蹂躪其田禾隨便勦殺捉生驚擾賊匪僉非大舉也是以朕昨降旨不必多派兵丁但調一二千名於九月間前往擬定地方俟冬月瘴退酌量進兵撲擊明年正月卽各歸本處辦給四月口糧已足敷用若支給終年口糧坐守邊境有是理乎且據稱撲擊之外復守地方尤屬不成事體伊等

出此語言豈不自愧即云撲擊亦不過至旱塔再往前進亦不過至老官屯附近地方不必過於深入即如去年以許多勁卒尚不能攻克老官屯今以數千漢兵豈能攻克伊等之摺除交軍機大臣議奏外今日海蘭察常保住因赴雲南請訓經朕召見將此徹底訓示仍諭以伊等前往務期捉獲真正緬匪不可俘及猓夷而回並令其傳諭阿桂彰寶著伊等前往撲擊得利則進不利則退斷不可使賊匪得計務期計出萬全留心籌辦

二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奏到令伊等明白回奏之旨覆奏前來

其言愈不成事體即如內稱蠻暮木邦人皆潰散若由
腊戍進擊路途遙遠難以接濟猛密所屬地方人畜田
禾必多得便攻掠剿殺可以懲創賊匪等語若謂腊戍
路遠而猛密路亦不近且所謂猛密所屬地方何處非
猛密所屬乎即老官屯亦猛密所屬也至虎踞關由馬
膊子旱塔前赴猛密設謂西路難行由東路赴猛密伊
等摺中又有那窩羅羅夯顏等處前往撲擊能飛渡此
數處乎或即欲攻掠此數處乎至所稱每兵裹帶十五
日口糧每兵百名支給牲畜十隻併為十日口糧亦屬
非是撲擊雖不必多帶口糧然亦無祇帶十五日口糧

之理至調兵一節伊等摺稱不必另帶兵丁仍在我土司近邊地方馬匹口糧亦不必紛紛辦理等語然則前此伊等何以具奏欲調各處兵乎前後互相矛盾看來阿桂等從前奏前往猛密撲擊之言特以空言罔朕也阿桂彰寶著傳諭嚴行申飭伊等惟宜盡心相機以期有裨不必多調兵丁

八月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等奏到籌辦滿兵房屋口糧各摺阿桂意在暫停興工俟二三年後米價平減再行籌辦彰寶則具奏一切工程儲備現在趕辦情形以爲官兵幾至

明歲秋涼凍前起程尙非必難辦理未敢竟請暫停等
語似兩人所見不同其實不過見彰寶乃地方官不敢
不擔任而阿桂則微露難辦之意令朕參悟總之皆阿
桂一人之弄巧成拙此等小技能試朕耶永昌移駐滿
兵原屬隨宜酌辦是以諭令阿桂等就該處情形熟籌
妥議該處購買糧石旣屬不易若再鳩工興作米價必
致更昂是在永昌駐防殊爲未便卽遲至二三年後又
豈能必期米糧之充裕何妨就雲南省城酌量設營駐
守諒購辦米糧等事或不致如邊地之拮据卽或省城
亦有難辦之勢又何妨竟請停止不辦國家百餘年來

滇省原未駐有滿營此時金非急爲守禦邊圉之策可止則止在朕初無成見阿桂等國家大臣計議此事自當就現在情形通盤籌畫據實奏聞乃阿桂則以爲應遲彰寶又以爲可辦欲令朕不言而喻自止其事此誠何心豈每辦一事總不知稍稟天良乎著傳諭阿桂郎再行詳加籌畫將應否作何辦理之處會同妥酌定議合詞具奏

同日

公奏言前請調兵五千五百名實屬稍多內除曲尋鎮兵四百名撥赴順寧府屬滾弄江添防外擬

於昭通東川督標各營內酌撥一千四百名分布
虎踞蓋達三台山等處協同舊兵駐守其餘三千
七百名均停調遣其所需馬匹於滇省各標營內
挑選十分之三備用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初五日

諭曰阿桂近日辦理事務迭干罪譴已屢加寬宥今此案
該部議請革任難以再為曲貸所有領侍衞內大臣禮
部尚書鑲紅旂漢軍都統均著革去以內大臣革職留
任辦副將軍事令其自効

十四日

諭日前以阿桂等奏請派兵分駐隴川襲取猛密一事諭令哈國興將所議進兵之路兵行之法是否合宜據實覆奏今據所奏兩路情形及探聽賊匪信息之處或攻其無備或在猛密一帶搜剿情形較阿桂前奏稍爲明晰不似阿桂前奏不明看來或可如此辦理其襲取事宜節經傳諭甚明著阿桂等仍遵朕後一次所降之旨妥協經理至哈國興在滇年久於邊外情事素爲諳練將來自應令其帶兵前往阿桂等酌量進兵程期一面奏聞即就近檄調該鎭赴滇以資委用其古州總兵事務仍遵前諭令拜淩阿前往駐劄兼署至阿桂前奏俟

十二月起程之說爲期太遲今年臘月內卽交立春節距齋發之候甚近若時日太促於軍行一切殊非所宜自當在十月杪十一月初定期進兵則往返從容方爲妥善著阿桂再行悉心籌辦定議奏聞哈國興摺并抄寄閱看並諭哈國興知之

九月二十八日

公偕彰寶奏言副都統海蘭察於九月十一日已到永昌所有游兵進捕之事臣等惟有盡心辦理不敢稍存草率亦不敢冒昧輕進其派出侍衛官員於九月十九日到齊已酌派差務外副都統常

保任因病在後不過數日亦可前來再臣等於六月內自騰越向至永昌飭翼長官達色參將裴伸及綠營妥幹官弁等將永順兵丁每日操演臣等亦不時指示令備用兵一千名鳥鎗技藝俱已嫻熟所調昭通各營兵一千四百名於九月陸續到齊亦令一併操演至隴川地近邊關施放鳥鎗恐賊匪知覺有備因飭提督長青但演施放之式騰越龍陵南甸去賊地較遠已飭與永順兵一體操練現在添調兵丁若令即赴隴川去關太近亦恐賊匪知覺將來游兵進捕不能制勝定於十一月

初旬由此徑行出關猝往掩襲臣等於應起程時亦即前後起程奏入

諭曰彰寶不必前往此不過游騎而已阿桂就近指示可也不必親至其地

十月初九日

公偕彰寶奏言據提督長青等拏獲玀夷老叚波些二名又拏獲老嘴崩岁僉搜起多朝相家信及老嘴等同隴川照票一張查老嘴崩岁係隨多朝相同往阿瓦之人又在阿瓦住居一月有餘老叚波些係跟隨鍾朝用留任老官屯之人現將該玀

夷四名委員妥速解京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盤獲老官屯遣回玀夷老段波些等一摺所辦尙屬妥協關口遇此等玀夷卽行盤獲解訊長青於此頗覺認眞所有實力查辦文武員弁及守隘獲匪之兵弁人等均應查明分別酌予獎賞以示鼓勵至諸爾塔令玀夷替寫多朝相家書遣老嚐等潛行送回各爲索取銀物或藉此探聽關內消息實情事所必有今隨到卽經執訊亦可稍抑其窺伺之謀但夷性詭詐見兩次所遣之人俱在關內緝獲安知不別生狡計潛向沿邊探訪內地舉動及與邊外玀夷暗遞信息皆所

不免惟在阿桂彰寶盡心設法訪察通飭各關隘隨時切實稽查遇有蹤跡可疑即行盤詰查拏毋任稍有疎漏至沿邊土司雖係內地所轄但地鄰緬境與彼種類相近聲息易通甚或心存觀望彼此互相照應俱所不免此等遇有作奸滋事之處自不得不嚴行問罪然或緬之或急轉致伊等望風疑畏益以堅其附賊之心與其懲於既犯莫若防於未然此中權衡輕重全在伊等相度機宜酌量妥辦方爲得當因思邊外土司向令防守其毗連口隘既以捍圉兼令自衛固屬兩便但伊等近在本處自爲之心過甚難保其不潛滋事端即緬匪

亦易就該地情形設計勾引或應量其距所屬地界稍遠處將土司隨時參互更調防守毋令久居一處得以狎習勾通阿桂等當不動聲色妥善爲之毋致此輩猜疑生釁前因多朝相寄信多朝珍一事朕降旨不必將多朝珍土司革退亦以多朝珍無由預知其事如卽加之罪責未免使沿邊各土司因此生心殊非撫馭邊夷之道此次多朝璧未將所寄之信卽爲呈明自屬不合今令其暫居省城所辦甚是但須密爲防範毋令乘閒兔脫俟事定再行酌辦并不必復向多朝珍輾轉窮詰但暗爲留神體察可耳將此傳諭阿桂等知之

二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老官屯賊首諾爾塔遣人致書請停止今年進兵等語今歲進兵原因緬匪生性奸猾言語反覆欲使賊匪震怖但今所派兵數無多卽進攻亦不過在賊邊境擾其屯莊而已今諾爾塔旣已遣使前來今歲暫止進兵尚屬可行但都司蘇爾相在老官屯僉不與賊匪抗言竟似順從賊匪而阿桂等僉未詳察卽所答書札詞意亦謬戾辦理緬匪一事原非本意然事須可以完結時始可完結豈可因伊等心存畏懼因循中止耶彰寶係由外任錄用之人於錢穀刑名尚能籌

辦用兵事伊未曾閱歷尚不足怪至阿桂在軍機行走有年朕平素如何辦事豈不知之乃不知體貼朕意和衷共濟即如辦理緬匪一事其可以中止與否阿桂非不知也伊竟飾詞支吾是存何意著傳諭嚴行申飭明年進兵時倘緬匪復遣人致書是顯爲狡計以緩我師應將伊遣來之人盡行監禁即乘賊不備起兵前進此等事將軍等俱應預籌若必待朕一一指示爾等所司何事現所留緬匪二人即派委妥員解送來京并嚴飭所派兵弁於沿途加意看守倘有疎縱阿桂更當何罪并諭令知之

又

諭曰阿桂等奏接到蘇爾相稟詞及諾爾塔書字隨代哈國興給與回文一摺其識見詞意種種錯謬不知是何肺腸已另降清字諭旨嚴飭阿桂等既欲給以回書自當剴切駁飭義正詞嚴庶賊匪稍知畏懼若照阿桂等所給回文稿通體措詞輭弱無一語切實顯露遷就了事之意徒見輕於賊匪且必為所竊笑尚肯將羈留之人送還乎朕於此事並非必於欲辦前此用兵實出萬不得已然猶待以經年而後動早已屢降諭旨即如今年賊匪留我齎書之人意欲激我出兵朕實洞燭其奸

諭令不可墮其狡計朕之心事阿桂豈尚未喻目前如
果實有可以完結之勢朕豈不顧邊圉無事若以阿桂
等之掩耳盜鈴金狃於唾面自乾之見朕實有所不能
且令緬匪輕中國必不能速完事阿桂等身為大臣委
以邊夷重務若僅籌畫未到尚可諒其為才識所限而
此等處非伊才識所不能到者也乃竟不能體朕深衷
與朕同心妥辦思之實可憤懣

二十三日

諭曰昨阿桂等奏緬匪差人遞書隨給與回文一摺閱其
奏摺及文稿顯欲了事之意甚屬錯謬已降旨嚴行申

飭但伊等錯謬處甚多尚有前諭所未盡者如交易一節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迥與人殊並非急需內地之物即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尚可購之海船雖不通商賈不足制其死命前曾詳諭及之阿桂等因其書詞及蘇爾相稟均言買賣事即信緬匪此次差人遞書專為求通交易所見已左且視此為可以敷衍完局之機遂以柔輭言詞答覆希圖遷就尤

屬大謬無論禁絕交易實非賊人所畏彼不過藉此爲詞斷不宜恃爲可操勝算即使賊人微有通市之望我之馭彼亦當詞氣愈嚴身分愈重彼或懼而懇求若稍露餒怯形迹措詞失體徒然見輕於賊彼尚何所忌憚乎至緬匪所遣三人阿桂等酌畱其二所辦雖合但賊匪性情狡譎彼既畱我持檄之蘇爾相鍾朝用等豈不慮我亦畱其齎書之人且所遣三人一爲小頭目擺札機一爲他夬細一爲波甕阿桂將其次之他夬細遣回未嘗不以小頭目爲彼稍有關係之人獨不思緬匪詭計百出或將彼處極無用之人冒充頭目而以其得力

者習列於次以防我羈留亦鬼蜮伎倆所必至阿桂才
識於此等情節皆非不能見及者何以全未深思熟計
率意徑行又據奏總兵哈國興等訊問緬子其謬更不
可解哈國興於去歲在老官屯與緬匪等接見傳語實
有粉飾通融之處恐仍留在軍營不免迴護諉事因將
伊降補貴州總兵前諭極爲明晰此時令將伊調至永
昌第因其在滇年久熟悉邊外情形令其領兵襲擊較
之生手自稍得力並非委其協辦緬事也阿桂等或因
諾爾塔書字專呈哈國興即代爲作書令其出銜行文
尚無不可而此事不當使之與聞若因其現辦襲擊之

事遂將緬匪一切要務概令干預則海蘭察亦係派出帶兵者豈亦當委其同辦乎著再傳諭嚴行申飭

二十七日

公奏言臣等調海蘭察哈國興兵一千名在永昌操演擬於十一月初旬徑行出關猝往掩襲今老官屯賊目又遣人呈遞書文另繕具奏伏思此番送書或偵探邊情或逆料我將進兵爲此緩師之計均未可定然書中尚無不馴之詞似知畏懼况以緑營兵千名即使攻掠亦無大獲反使賊匪有備不若示以大度暫停攻擊以俟後信即賊匪狡

計緩師於我毫無所損且賊匪見兵不進必知我
將厚集兵力明年大舉張皇駭懼將來通盤籌畫
再行辦理奏入
諭曰此是阿桂本意汝既不願前往自可暫行停止
二十八日
公奏言遵
旨籌酌省城駐防滿兵一事查教場地方足敷建造兵房
歲需糧石亦敷支給惟現在省城糧價仍未平減
若遽興工作多集人夫市價必至增昂請將建營
移駐之處暫停俟一二年後再將該處情形妥議

具奏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一月初三日

公奏請賞還戶撒土職賴國宣後裔賴君愛戶撒長官司土司腊撒土職蓋世祿後裔蓋邦榮腊撒長官司土司均歸騰越州管轄照例頒給號紙印信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二十一日

諭曰緬匪恃其險阻烟瘴料內地之人不能受此激我進兵而又拘留蘇爾相計殊狡猾甚屬可惡固不可墮其術中若置之不問又於天朝體統有關是以降旨令每

年少派兵丁乘其不備往剿並蹂躪其地賊力自然疲乏昨據阿桂彰寶等奏請各派兵由猛密一路攻剿朕以伊等之意倘屬奮勉況僅於沿邊撲擊亦無緊要是以允其所請但思去年特遣將軍大臣出派滿洲索倫吉林等兵數萬攻擊並未擒賊僅至老官屯半途而止今各處兵俱撤彼處止剩綠營兵即派侍衛等前往與去歲兵力懸殊焉能望其克奏膚功況猛密在老官屯之東南倘我兵過後賊匪從後阻斷何以處之且進兵所需糧石甚多伊等如何備辦摺內並未聲明惟含糊奏稱調兵進取是存何意或阿桂等因賊本難辦不願

進兵姑為此奏以嘗試則大謬矣著傳諭阿桂等令其

據實回奏

十二月二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奏緬匪畏懼天朝故將楊重英等至今尙留

養阿瓦城且拘留蘇爾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

次復遣人來呈遞書信看來賊匪料及事無底止頗有

悔心且自禁止貿易以來伊處必用之黃絲等物價增

十倍現在上下莫不需此而去歲亦頗有苦於兵草之

狀等語緬匪天性狡猾敢於食言拘留使人毫無畏懼

之意阿桂所奏甚謬黃絲並非緬匪必需要物無關輕

重乃謂藉此可以制賊之命乎且不得責緬上下急迫之語乃緬匪故造流言殊不可信阿桂等因存草率完事之見藉此為詞甚屬錯謬再伊等欲添兵辦理雖合機宜乃又稱明年再將賊匪情形察看一年並未提及進兵之事一味輾轉支吾不願大舉故如此搪塞具奏緬地險惡難攻朕豈不知但今年賊匪遣人送書因而停止明年豈可又不攻勦耶此際必須密行備辦務期明年進兵俟瘴氣一退即行前進出其不備痛加勦殺緬匪拘留我所遣之人若彼處再遣人來盡數解京著傳諭阿桂等妥協辦理明年大舉加意訪察賊匪消息

如遣人再來送書或訪得一切情形即速奏聞

三十六年辛卯五十五歲

二月初五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請選撥京兵二百名前往滇省備用已允其請俟回鑾後再行派往

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緬匪狡猾已極應於今年大舉進剿請入覲請訓俾得詳悉面奏一切等語朕因賊匪地方路險瘴深原不宜於內地之人故從前令於每年秋後瘴消時帶兵進剿祇圖爲困賊之計俟有可乘機會即當

一舉成功耳此等處阿桂豈竟不知乃以本年大舉爲
請其意何居前歲征剿緬匪所帶之兵俱係勁旅尚不
能一舉蕩平現在奏派之兵未盡精銳卽欲大舉朕亦
焉肯委任若謂另有良策有何不可具奏之處卽云摺
奏難悉彰寶現在進京又何不可告伊代奏著傳旨申
飭並令明白回奏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提督長青副都統常保住稟報拏獲潛
來戶撒貿易之匪夷撒薄孟坡孟丕阿準四名及同夥
之波岁㚇蚌二名現在委員押解赴京候審等語已於

摺內批示邊隘稽查出入最關緊要此等潛蹤貿易匪夷焉知不爲緬地奸細該處官兵能留心盤獲尙屬可嘉如係土司兵練等或內地兵丁盤獲自應酌量議賞若有出力兵弁亦應奏請交部議叙以示鼓勵著傳諭阿桂等分別查辦

三月二十八日

諭曰昨阿桂忽奏請今年大舉征勦緬匪因降旨嚴飭並令明白回奏今阿桂奏到頓改前言謂伊前此奏請大進之說並非於本年卽辦欲及早將糧石等項從容籌備以期諸事就緒復將伊所見及臚列淸單具奏阿桂

此奏又屬取巧緬匪性極詭詐知我兵大進斷難取利
是以有意激我使我耗費兵力轉於彼有益朕早已洞
燭其奸若彼無釁可乘斷不可輕議大舉屢降諭旨甚
明然彼既食言則相時剿襲使賊匪不得安息以疲其
力亦不可少也阿桂果有礙難辦理之處即將實在情
節聲明具奏亦無不可乃伊前此惟以今年大舉進剿
爲詞稱請來京有面奏事件請訓後回至軍營尚不誤
進兵之期今又變其前說謂並非今年即欲大進而摺
內所列六條又不過尋常籌辦事宜並非機密要務不
可形之奏章不可告之彰寶可須前席面陳者其意何

居總之阿桂辦理此事始終茫無主見經朕鑑察其隱
降旨詰責伊無詞可對始如此巧爲文飾如阿桂摺內
所請籌備馬騾一節共需馬騾三萬四千餘請交河南
陝西山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等省分辦等語四川貴
州廣西等省產馬本屬無多數年用兵以來購辦已爲
竭蹷若此時復令辦解實有所難即如李侍堯現在行
在陛見試問伊粵西省辦馬二千匹能乎不能則四川
貴州等省之辦理不易更可想見又前歲進兵時經過
地方絲毫不使累及閭閻並爲加恩賞賚惟期民共安
恬而馬騾必待齒力加長方堪適用若本非產馬之地

素鮮蕃孳安能咄嗟而辦阿桂豈見不及此而故為此必不能行之說非空言塞責而何至於辦理緬匪一事朕初非好大喜功必欲窮兵荒遠前因其騷擾近邊土司不可不加懲創而賊匪公然抗我顏行自難曲宥然猶待以一年仍不知悔罪輸誠實有不得不辦之勢始大集兵力進勦迨大軍攻圍老官屯無如水土惡劣官兵多有損傷即傳旨撤兵休息適賊酋又遣人至軍營呈懇投降納款遂允其所請赦罪班師乃緬酋狡黠為心旋即反悔竟不進表及歸我擄人該總督移檄責催反敢將差往之都司蘇爾相拘留賊寨是緬酋深知我

兵限於天時地利激我再舉彼得坐乘便利設或墮其術中徒然勞費無益於事理實爲易曉故屢飭阿桂等不宜輕舉第賊匪反覆無常敢以譎謀激我因令阿桂等於秋冬間酌量情形以偏師擾其邊界俾賊疲於奔命以待機有可乘乃阿桂並不遵旨熟籌轉奏請復圖大舉試思老官屯撤兵甫越年餘今若復議進剿非惟適中賊計亦且師出無名若爲拘留蘇爾相起見彼不過一總督差官又何值與師動衆乎阿桂妄爲此奏朕固知其非出於誠心特因降旨詰責姑摭拾浮詞圖掩前言之失耳如摺內所稱辦理糧石等項及今預備一

二年內可期就緒等語尤屬謬誕滇南徑險山多糧餉艱於輓運且甫辦軍需以後何能卽時儲備充盈亦猶馬匹之不能驟長供用若如阿桂所奏需兵四萬餘糧馬各若干萬斷非一二年內所能如數籌備極速亦須以十年計而此十年之間內地且日以爲用兵不息豈有爲此幺麽小醜爲此無益之理乎且就現在情形而論不宜大舉進剿天下無不共知獨阿桂創爲此說卽令雲貴兵民聞之有不竊笑而腐恨者乎阿桂在滇已經數載彼處情事皆所深悉乃將斷不可行之事故欲爲其所難豈其本心果若是乎阿桂辦理此事始終不

肯稍効悃忱實力籌畫惟知逞其小智巧飾妄奏阿桂
著交部嚴加議處仍令其明白回奏并將此旨及阿桂
摺單令行在大臣等閱看仍譯漢通諭中外知之

又

諭曰阿桂等奏外委鍾朝用等五人自老官屯回至內地
賚有蒲葉緬文及蘇爾相稟帖等語看來賊匪狡詐頑
黠此次具書之意不但欲探聽內地消息且閒內地將
伊送文書二人不行放回並將伊私買賣六人拘獲恐
其或洩彼中情事遂有此舉自以付之不答為是且其
奸詭伎倆恐差彼處之人復為內地所留因仍令內地

之人送出益可見從前差來之他奚細不應遣回奚況賊匪敢將蘇爾相等屢次羈留此時若復遣人給回文彼必仍然留住其理顯然阿桂等設非屢經訓飭又不知作何答覆豈能遠見及此乎至於措詞敢於狂吠實為可惡然亦不值與之計較在彼不過欲激我用兵自斷不宜墮其詭計若徒加之斥詈於事無益且彼既敢肆無忌憚則文詞往來彼或不知分量又復成何事體所有前此已獲之撒薄等六人自宜即派妥幹人員解京鞫訊至鍾朝用段彩霞二人亦宜押送來京以備訊問其邱得茂等三人既無閒見止須留之永昌毋庸解

京此時彰寶想已起程將此諭令阿桂并德福知之

四月初六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審訊潛通貿易寓酉之民人黃國賓所供李小四等十人雖無與緬匪私行交易情事但沿邊聚處日久難保將來不致滋事請一併遷入內地等語所辦殊屬非是此等民人俱久居邊境且有曾至關外貿易者難信其平日不與匪衆熟識若僅遷入內地不過仍在滇省關內距邊口不遠伊等皆不安本分之人或與賊匪潛通消息或乘閒潛竄緬境俱不可知各犯既係江西湖廣江寧等處民人自應將伊等解回原籍

管東庶可杜其蹤跡乃阿桂等竟不稍爲計及惟令遞
入內地何不曉事若此著傳諭阿桂德福即查明李小
四等原籍省分遴委妥幹員役遞解回籍沿途小心管
押毋得視同常犯並將此旨轉行寄知各該督撫飭令
該地方官嚴加約束毋許出境滋事

五月初五日

諭曰昨因阿桂奏請大舉以斷不可行之事飾詞瀆告故
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令明白回奏今據阿桂奏到自
知咎無可追仍復支離其說難以望其後效實不可復
示優容但竟令罷斥閒居轉得遂其畏葸自全之願阿

桂著照部議降革仍留軍營在兵丁上行走効力贖罪

溫福著馳驛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此旨卽著溫

福賫往宣諭

又

諭曰阿桂辦理雲南軍務毫無端緒將伊治罪之處已另

降諭旨矣若止罪坐一人不足儆辜其子阿迪斯著發

遣廣西右江鎭阿彌達著發遣廣東雷瓊鎭交該部於

本日卽行發遣

九月十一日

諭曰阿桂留於滇省亦屬無益著溫福帶赴川差委効

力

時金川郎卡已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克什地奉

旨令溫福移師討之因請公偕行故有是

命